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九

諸侯相朝

蕙田案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不及邦交之文者詳于王朝畧于邦國也至大行人始述歲問殷聘世朝之制而其儀節則掌于司儀

其牢禮則詳于掌客先王之于諸侯使之聯其情而達其好者無一不周浹而賅備故封建千八百侯而無强弱兼并之患焉儀禮有聘禮公食大夫禮而諸侯相朝則闕之今采集經傳以補其未備而以春秋經傳所書附於後云

周禮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

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 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司儀言相為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衎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

孔氏穎達曰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為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

國語魯語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 注賈侍中云五

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春秋宣公十有五年左氏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事大國也聘而獻物注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　疏劉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于庭非獨主人也朝而獻功注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疏劉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

毛茵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于君畧於臣也令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

蕙田案庭實旅百容貌采章杜注謂主人所以待賓劉炫則以為賓所獻以上下文義求之劉說為長疏家曲護杜氏殊未安

成公十有二年左氏傳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注王事間缺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注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注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昭公五年左氏傳朝聘有珪注珪以為信享覜有璋注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疏鄭氏先儒以為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覜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上公享王圭享后璋侯伯子男享王璧享后琮公侯伯于諸侯享用

璧琮于男於大國享君琥於夫人璜此云享覲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皆有杜注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破享為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注言務行禮 宴有好貨 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飧有陪鼎 注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 疏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鼎九羞鼎二鄭玄云食不備禮曰飧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飧言饔餼備而飧不備也杜以餼生而飧熟故云熟食曰飧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是朝聘皆有飧也 入有郊勞 注賓至逆勞之於郊 出有贈賄 注去則贈之以貨賄 禮之

至也

蕙田案杜氏以享覲有璋為饗食之禮於經無據當從鄭義

昭公三年左氏傳昔文襄之霸也注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注明王之制歲聘間朝今簡之

右總論

禮記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疏下文云反必親告於祖禰出時宜亦告祖禰為道近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事故也疏事或唯告禰耳謂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

服元冠緇衣素裳以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服臨朝聽事之服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

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

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右告祭聽朝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圬人塗者塓塗也疏釋宮云鏝謂之圬李巡曰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墻屋之人為圬矣諸侯賓至甸設庭燎注庭燎設火于庭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注代客役巾車脂轄注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注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注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右館舍

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左氏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注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疏聘禮郊勞無設壇之法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外僕言曰注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菑患賞其德刑敎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恱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説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右壇

周禮秋官司儀凡諸公相為賓注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賓所停

止則積間瀾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 疏積者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者問不恙也勞謂勞苦之云皆使卿大夫致之者案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為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飧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

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後鄭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者案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叙也注云皆陳叙也後鄭不從旅泰山之旅從臚者欲取叙義也云賓之介九人者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云使者七人者自從降二等之禮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以下皆約聘禮主君大門內迎聘賓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者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是也

鄭氏鍔曰旅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

蔡氏德晉曰三辭三揖者賓每辭則揖而使者亦揖以固請故三辭則皆三揖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迎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注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迎主人以車

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疏云備三勞而親之者大行人有三問三勞之文也先鄭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來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後鄭謂各陳九介者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而各陳九介其位主君至館大門外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云立當車軹也者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

蔡氏德晉曰賓至近郊主君親出勞敬賓之臨臣再勞為未足復躬親之也

致館亦如之　注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
疏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知此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故知亦如之也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

王氏詳説曰天子之於諸侯其館之也賜舍而已至諸侯相為賓則有致館之禮焉聘禮授館于聘使故使大夫此諸侯相為賓既親致館則授館當使卿與

致飧如致積之禮　注俱使大夫禮同也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　疏上公飧五牢賓始至之禮欲致館後即言之云如致積之禮者積在道已致故云如之云飧食也者以其芻薪米禾食之類故云食也聘禮使宰夫設飧禮物又少故曰小饔餼有腥有牽芻薪米禾又多故曰大

鄭氏鍔曰賓已入館乃飧飧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

王氏昭禹曰三辭拜受旅擯與致積同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外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

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

疏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

者例皆如此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賓車進答拜者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迴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别院為之則有二門門傍皆有南北隔墻隔墻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内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為此解也云上相入者即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云再拜授幣者授當為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君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云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先鄭言主人答拜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答拜當是客何得主

人再荅拜所言三請留賓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云介紹而傳命者此聘義文案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法引証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皆得為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案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君入門以下玉藻文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闑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為鴈行於後也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謂享及有言也者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者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儐是敵者曰儐也

王氏詳說郊勞賓車迎主君而拜其辱者謝主君之遠出此將幣主君車迎賓而拜其辱者謝賓之遠來

也車逆之後未入大門故知揖者在朝位賔主之間揖之使前也不曰禮而曰儐者覲禮侯氏之禮于天子使者曰儐故兩君相禮亦曰儐

鄭氏鍔曰將幣交擯三辭者主君謙不敢當其將幣之禮

欽定義疏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賔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賔辭也及三辭則賔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賔告辟後而序于前見賔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賔已辟然後主賔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注此六禮者唯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疏案公食大夫禮君親食之君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以此知二者皆速賓也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賓迎於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於館賓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先鄭云公子重耳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後鄭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

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贈送以財者聘禮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云言如覿幣見為友報是贈并送至於郊

蔡氏德晉曰饗餼致于賓之大禮也還圭謂將幣時賓以命圭為摯禮既畢而還之也饗食以飲食速賓也致贈賓將去而贈以財也郊迎者復郊送始終無失禮也六禮惟饗食二者主君為主其餘君親往則賓為主而主君為賓矣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注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 疏按聘禮饔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於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

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畧小惠將去唯拜其大禮也案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者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倒故此解之是其次也

欽定義疏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故賓無庸拜之不拜還圭者還圭非加禮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注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

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疏後鄭不從先鄭復主人之禮之說者以主人禮費既多非賔所能復也後鄭以為儐主君者案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儐儐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儐故此報主君為儐案聘禮云賔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賔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賔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庭實設馬乘賔降堂受老束錦賔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賔致幣是皆有儐法彼兩臣有儐此兩公有儐可知也彼聘禮君使卿致館無幣故亦無儐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饗食此兩君故不同也主君有故不能親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儐

蔡氏德晋曰主君方致禮而賔即荅之故曰繼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

諸公之儀 注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 疏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饔餼飧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升降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注上下猶豐殺 疏二等謂降殺以兩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

凡賓客送逆同禮 注謂郊勞郊送之屬 王氏應電曰不豐前而嗇後不敬始而怠終禮也

禮記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

擯者亦然　疏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賔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賔之上介在賔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

賈氏公彦曰以一闑言之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闑而過所以與君仝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賔主君與賔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内賔於西闑之内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

上擯上介俱得拂闑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

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注灌獻也　疏謂五等自相朝也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賔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為

賓將幣畢云儐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賓也

周禮考工記玉人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注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　疏言以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八寸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降用四寸經言諸侯止是朝注兼云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故兼言聘也此經直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

大戴禮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義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

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

薛氏禮圖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大夫迎于境導以入凡入境皆有委積以供賓使大夫士問勞陳擯而不傳詞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其拜受于庭至郊君親勞乃交擯傳事其拜受于堂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飱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于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于行主然後服弁以至于君之大門朝位相去下車陳介之數皆如朝

覲禮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其旂車至大門内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數依已之爵位不計賓之尊卑主君車在門内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賔來意南面傳詞遞相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遥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雁行于後主君先入至中門則止一相令末介升于次介之行紹擯升于承

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升于上介之行承擯升于上擯之行故云及廟惟上相入升堂受玉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于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欝鬯禮賔然後還館主人致饔餼各依賔之命數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皆君親速賔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以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使者各以其幣

致之饗食則賓不儐主君之使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于館時主君為賓賓為主人其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饗食皆偕主君之朝而拜謝之賓還館主君致贈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于境

右行禮之節

周禮秋官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疏此經論司儀

為擯相之法朝謂日出時為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

論語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也注孔曰必變也足躩如也注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疏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左右手謂交擯傳命時趨進翼如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諸侯自相為賓之禮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者三人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强半之數也賓若是公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

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其侯伯立當前侯伯下子男立當衡介立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求辭之法主人先傳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于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此司儀之交擯也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末介末擯相對相去亦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司儀及聘禮謂

之旅擯　朱子集注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蕙田案交擯諸侯相朝之禮此云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交擯非旅擯也

右擯介之容

周禮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注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於筐豆實實於甕其設筐陳於楹內甕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薪芻陳

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宰君用脩而臣有宰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悞耳　疏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者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視飧一積眡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眡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眡飧牽飧四牢一積眡一飧則一積四牢揔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眡飧飧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預往故不殺之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飧解之也云不殺則無鉶鼎者鉶鼎即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鉶鼎不殺則無鉶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鄭云簠簋之實已下皆約公食大夫解之鄭云三問皆脩脩脯也對文脩是脵脩加薑桂捶之者脯乾肉薄者散文脩脯一也云著脫字失處者案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或見下文脫此語著於此

或於下著記此剩不去故云然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悞耳

欽定義疏積用飱之牢以為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飱孰腥並陳餼致饔餼飱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

飱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飱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飱皆餁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

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簠十有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簠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悞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

也飱門內之宴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飱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疏云飱小禮者按聘賓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即云宰夫朝服設飱是其客始至之禮言小禮者對饔餼為大禮也云公侯伯子男飱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下唯言腥不言飪此有飪及鼎皆為飪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飪之矣云其餘牢則腥腥之數備於下也云食者庶羞之美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令按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於碑內者設飱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公食陳於碑內者由饔陳於楹外故在下也云簠盛稻粱以下皆約公食及聘禮致饔餼文裁之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至各六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

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與此同也云鉶羹器也者鉶器名鉶器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故爲鉶羹云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絶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者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公三十八以十爲降殺是其差也云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準量而言云鼎牲器也者謂享牲體之器云簋黍稷器也者鼎十有二者飪

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者其陪鼎三設於内廉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知設如此者約聘禮而知之也牢鼎九者謂牛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膷臐膮也云合言鼎簋以牲與黍稷俱食之主者黍稷與衆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按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揔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云牲當為腥聲之悞者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者子男亦云牲十八是亦當為腥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云云者此皆約聘禮設飧而言按彼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云飧門内之實備仍有車米等是以云亦有車米禾芻薪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以下皆約饔餼死牢而言以其饔餼云死牢如飧

之陳上公五牢死侯伯四牢死子男三牢死皆如飧之陳明此米禾數如此云芻薪皆倍其禾者亦約饔餼禮也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飧二牢故米禾皆眡之米禾各二十車也

鄭氏鍔曰已上所致飧之物皆列于客館也食陳于楹外簠與豆鉶壺簋皆陳于堂上及東西之夾鼎則陳于西階之前腥則陳于阼階之前凡此皆謂之門内之實車米禾芻薪之類列于門外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 注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

於門西如積也米横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陳之也言車者行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寔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横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鄭司農説牽云牲有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秅讀為秅秭麻荅之秅　疏云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餘又多也者假令上公饔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眡飧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飧死五牢與飧同若言兼積則兼不盡止兼四耳言兼積者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

禾芻薪醯醢芻米之屬云牽生牢也陳於門西如積者亦橫陳於門西而東上云米橫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知然者前飧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饔餼法今於此文積在前已說故以此饔餼向前如之故云如積也言如積則亦如聘禮饔餼也今此自米已下還約聘禮致饔餼法云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稷二行者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粱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云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者彼注云夾碑在庭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醯醢百甕米百筥上介筥及甕如上賓士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於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醯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全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同百甕子男八十甕其筥米皆同甕數此

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為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言車行字者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醯醢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醯醢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

王氏昭禹曰車米眡生牢牢十車則車米四十車也車禾眡死牢牢十車死牢如飧之陳則車禾四五十車也芻薪倍禾則百車也

王氏應電曰筥米陳於中庭以備貴者之食車米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太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　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享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　疏禽獻于禮雙為數者即此

九十五十反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為數是也云若弗酌以下皆約聘禮文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禮唯言致饗食者以合在廟嚴凝之事不親即須致之燕禮褻不親酌盖不致也

蔡氏德晉曰賓未去久又致盛膳以道殷勤則以太牢此無常數至歸而止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

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太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太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　疏云凡介行人鄭云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者按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大史職亦云執其禮事與此史主書行人主禮違者

大史在國則專主書故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云史止謂太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云行人主禮者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也按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於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於房是掌具也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小禮謂飧飧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饔餼卿三牢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者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畧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畧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唯三等大行人

掌客皆依命是也

鄭氏鍔曰上介相禮其爵亦尊宜有禮賜以示優厚故亦用禽獻聘禮乘禽于客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是也

蕙田案聘禮之士介非上介也諸侯相朝惟上介有禽獻聘禮則衆介皆有之此君臣之等差也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太牢食太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注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卿皆見者見於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

類與　疏云夫人致禮以下見聘禮致饔餼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設於戶東東上二以並東陳注設於戶東辟饌位壺設於東序北上南陳醴黍清皆兩壺約此故知之也若然不使卿者按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卿皆見至亦所以助君養賓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既見又膳此聘禮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按聘禮畢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勞上介亦如之又云餼賓太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類與

蔡氏德晋曰夫人之致禮壺豆籩于饔餼時致之膳太牢于殷膳時致之致饗太牢食太牢于饗時致之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

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注於于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于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于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　疏云於子男云膳視致

饗至饗有壺酒者公侯伯夫人致禮則云八壺八豆八籩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别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唯有二禮以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者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卿見朝君三卿之内有見者有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也

王氏昭禹曰夫人致禮于侯伯不言食太牢則不致食也於子男膳眡致饗則并不致饗也

易氏祓曰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所降殺者以牲與黍稷為食之主也

右致禮

禮記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注非其與君無别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私覿是外交也疏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若專使而出則可為之

右大夫從君不私覿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

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夫人君之夫人 疏此太廟火亦謂君之太廟非天子太廟也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

右朝變禮

禮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疏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九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者後世襲之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于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蕙田案左氏傳云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云敵國賓至火師監燎蓋庭燎惟朝聘之賓

至乃設之疏以為照燎來朝之臣非

右諸侯相朝失禮

春秋隱公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氏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注盟載書皆先同姓　疏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于宗族是故謂之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但就爵同之中

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注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注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犆言同時也注犆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俱至也注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

蕙田案内適外言如外適内言朝聘别外内之詞也何氏注公羊以為王魯謬矣

胡氏安國曰諸侯朝于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張氏洽曰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鄧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公于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

汪氏克寬曰齊侯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于紀乎蓋書二君來朝則是並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國非並行朝禮也然僖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並朝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

桓公二年春滕子來朝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秋七月紀侯來朝左傳作杞　范注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　穀梁傳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杜注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

左氏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注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　失國則其以

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趙氏汸曰來朝惟附庸小國稱名以其未爵命也有降爵成禮者滕杞薛之君是也有以不敬見伐者杞君是也史皆不敢斥其名穀鄧與魯素無交好既以侯伯成禮復睽之而書名非人情也以當時事理推之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懼楚而會于鄧穀鄧二君亦以懼楚故始來朝于上國旋則亡滅不復再見故書名以詳之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杜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左氏傳賓之以上卿禮也注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

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禮待人之子以内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注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世子廢曹伯之命可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注郜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胡氏安國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太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

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注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

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杜注附庸國也

左氏傳名

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公杜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時公受朝于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朝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氏安國曰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杜注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僖公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

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張氏洽曰朝者人君相見于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預欲托其子于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挪如之何而勝朝乎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杜注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子別封故曰小邾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　左氏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注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近合人情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杜注郜姬姓國　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

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劉氏敞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郜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介

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以其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注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文公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范注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注公即位始來朝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　左氏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注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

汪氏克寬曰曹伯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又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屢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屢朝于齊晉而不見答也

宣公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禮也

六年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杜注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汪氏克寛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衰畢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宗國曾是以為禮乎

二十有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穆公來朝季武

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

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公為主其先亡乎

哀公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蕙田案以上春秋諸侯朝魯

又案春秋諸侯朝于魯者十七國滕來朝五紀來朝二曹來朝四使世子來朝一杞來朝

五毋來朝其子一郳來朝七小郳來朝五一書

郕黎來鄭來朝二薛穀鄧蕭郜郜年葛白狄來

朝各一白狄不書朝蕭叔朝于外不書來介葛盧來二朝不書

至隱元年祭伯來王畿諸侯非王命而來故

不言朝聘桓六年實來則失地之君來奔非

來朝也故不載

僖公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朝且拜有狄師也

文公三年冬公如晉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尋盟

宣公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四月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趙氏汸曰齊惠非盟主比値晉伯中衰宣公簒立以濟西田賂齊齊為平州之會以定其位故終身謹于事齊不朝聘于晉黒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不得與盟既㛰敬嬴則比歳朝齊齊歸其所賂田又親奔喪晚年不恱齊頃乃背齊好晉反覆皆以私也

成公三年夏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四年夏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注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

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襄公三年春公如晉　左氏傳始朝也注公即位而朝

四年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聽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汪氏克寛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伯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

之立朱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于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十有二年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汪氏克寬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

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于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迨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昭公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五年春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七年三月公如楚

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有五年冬公如晉　左氏傳平邱之會故也

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杜注自鄆行

冬十月公如齊

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公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三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他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

蕙田案以上魯朝大國

又案春秋魯君所朝者齊晉及楚三國而已如齊者八如晉者十三如晉至河而復者六如楚者二至哀公如越在春秋以後故不載

又莊公如齊者三一為觀社一為納幣一為逆女桓公及夫人姜氏如齊者一皆無闗於朝禮亦不載

右春秋諸侯相朝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賓禮十

諸侯會盟遇

蕙田案周禮邦國有疑會同則司盟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何休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

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也又云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時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賔稱先君以相接何氏去古未遠其言當有傳授然則古諸侯有會盟遇之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修之以奬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

也令錄曲禮所載遇會誓盟四者之義而以

春秋所書者附之以見世變云

禮記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注及至也郤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遇會誓盟禮亡

疏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同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會同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于五霸之道卑于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

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䤛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于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不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

春秋昭公三年左氏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疏　諸侯朝天子因朝

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奬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己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

蕙田案此子太叔所說晉文襄之霸制

右會盟遇名義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　疏諸侯之盟亦有壇故柯之盟公羊傳曹子以手劍刼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

手執玉敦之血進之于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注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

經書邾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

言郳子何也郳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氏傳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二年冬十月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子伯左氏作子帛杜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

左氏傳紀子帛莒子盟于

寀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注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注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注盧盟在春秋前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傳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也誥誓不及

五帝注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注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　疏周禮秋官司盟之官掌盟載之法云盟詛不及三王者周公制盟載之法謂凡邦國有疑會同始為之不如春秋之世屢盟也交質子不及二伯注二伯謂齊桓晉文

蕙田案荀卿亦云盟詛不及三王與穀梁同然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天子會諸侯于方岳加方明于壇而盟之三王之世非無盟也穀梁及荀子所譏謂春秋諸侯自相盟不命

于天子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左氏傳以成紀好也注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傳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左氏傳修舊好也

十有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注宋不書經闕）

十有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氏傳鄭子人來盟且修曹之會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五傳疑也

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及左氏作會）　左氏傳及邾

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蕙田案公穀皆作公及左氏傳亦云及邾儀父盟于趡惟經文云公會疑誤也

莊公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穀作暨 左氏傳齊無君也 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内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

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傳請復季友也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二年冬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

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左氏傳服江黄也　公羊傳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

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

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是為王者之事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

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名陵得志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為邢謀衛難也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注宋為盟主故在齊人

上

三十有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榖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七年秋公孫敖如莒涖盟　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注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

贄幣賔圭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故貴而不名

穀梁傳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趙氏汸曰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伯國盟會不序諸侯見中國之無伯也晉襄公卒靈公幼楚人知北方

可圖矣趙盾以大夫合諸侯以救鄭不及楚師以三國伐宋取賂而還新城之盟諸侯若不能忘晉者而扈之再盟以賂不克伐齊又再會以定宋文之簒諸侯以為晉不足與也鄭既受盟于楚而齊魯俱貳中國遂至于無伯矣中國無伯乃楚之所由興也春秋于靈公之盟會畧諸侯不序以明晉伯中衰而楚自厥貉以後君將皆稱君其爵楚君者亦所以志無伯也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羊作犀穀梁作師

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

十有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公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

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傳陳鄭服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左氏傳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成公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注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注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注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注計等則二人

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傳郤犨來聘且涖盟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襄公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氏傳

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注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七年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二十有九年夏杞子來盟范注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注賤其用夷禮

昭公七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　穀梁傳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傳盟于郯注郯即拔也　修邾好也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趙氏汸曰陳氏謂特相盟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紀莒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今按春秋之初王綱既墜有特相盟而後有參盟諸侯合而為亂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興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宣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是也惟

晉弗主盟而後諸侯始特相盟鹹與沙齊衛鄭皆叛晉也此特相盟所以又見于經也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有一年冬叔還如鄭涖盟

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蕙田案以上書盟不書會

又案春秋書内特相盟者七隱元年于蔑桓

元年于越十七年于趡閔元年于落姑文十年于女栗十七年于穀襄三年于長樗是也特相盟而不地者二文三年十三年及晉侯盟是也公及外臣盟者二隱八年于浮來莊九年于蔇是也不地者一文二年及處父是也不稱公者一莊二十一年于防是也及戎盟者一桓二年于唐是也内大夫與諸侯盟者四文十六年于郪邱成元年于赤棘定三

年于拔哀二年于句繹是也因遂事而盟者
二莊十九年公子結是也內大夫特與外臣
盟者一成十六年于扈是也內微者與外盟
一隱元年于宿是也諸侯來盟者一襄二十
九年杞子是也外臣來盟者四桓十四年鄭
伯之弟語閔七年齊高子文十五年宋華孫
宣七年衛孫良夫是也因來聘而盟者五成
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十一年晉郤犨襄七

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戌是也內大夫出涖盟者四僖三年公子友文七年公孫敖昭七年叔孫婼定十一年叔還是也外特相盟者五隱二年于宻三年于石門定七年于鹹于沙八年于曲濮是也外參盟者五隱八年于瓦屋桓十一年于惡曹僖十九年于曹南二十一年于鹿上宣十一年于辰陵是也外相盟參以上者二僖二年于貫文十五年于

扈（扈盟諸侯不序）是也外同盟者一宣十二年于清丘是也外與狄盟者一僖二十年于邢是也因侵伐而盟者三僖四年于召陵成二年于袁婁及僖三十二年衛及狄是也

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左氏傳謀伐宋也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羊作祈黎）左氏傳

謀伐許也

桓公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注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　穀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注江熙曰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

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太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

惠氏士奇曰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為平妄矣四方亂獄莫大于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孔子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取賂在後成亂在前左氏一之失經義矣

蕙田案春秋書成宋亂之義惟惠氏得之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始懼楚也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傳成昏于齊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　郕公羊作盛）　左氏傳杞求成也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為親迎之禮）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穀梁作郕）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十有一年秋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曹人

致餼禮也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氏傳謀定許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氏傳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　何注齊桓行伯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注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也注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傳宋服故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二十有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注將討衛也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打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謀伐楚也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

用盟哉故告誓而已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

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十有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穀梁

傳兵車之會也

十月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且東畧也　穀梁

傳兵車之會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二十有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左氏傳討不服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左氏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公羊作斐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也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深善之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宣公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氏傳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

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左氏傳衆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

十有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公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注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傳宋華元

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

傳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氏傳謀伐鄭也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劉氏敞曰春秋于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故直書以罪

諸侯

襄公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謀鄭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氏傳盟于戚會吳

且謀戍陳也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戍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氏傳會吳子壽夢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

會吴于向　左氏傳會于向為吴謀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左氏傳謀定衛也

十有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傳復錮欒氏也

二十有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趙武不書尊公也注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注後

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注如期至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灾故　左氏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信也

公羊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録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

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尋宋之盟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注楚靈王始會諸侯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左氏傳謀救蔡也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左氏傳謀王室也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　左氏傳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有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傳謀救范中行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范氏故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杜注會公于比蒲　何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如

入人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

哀公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趙氏汸曰凡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會公于某公在内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有二年夏五月公會吳于槖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左氏傳公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乃先晉人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㑹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

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注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蕙田案以上書會而不盟

又案春秋書公特會諸侯者十七隱九年于防十一年于時來桓元年于垂三年于嬴于

郕于讙六年于成十一年于夫鍾于闞十二
年于虛于龜十四年于曹十五年于艾十八
年于濼莊二十七年于城濮宣元年于平州
定十年于夾谷是也會而弗遇者一桓十年
于桃丘是也特會吳者二哀七年于鄫十二
年于槖臯是也會諸侯參以上者六隱十年
于中丘桓二年于稷十五年于袲十六年于
曹定十四年于牽哀十二年于鄖是也公與

伯主之會者十四僖元年于檉十三年于鹹十六年于淮二十八年于温宣七年于黑壤成十二年于瑣澤襄五年于戚七年于鄬十年于租殊會吴十一年于蕭魚二十一年于商任二十二年于沙隨二十四年于夷儀哀十三年于黄池吴晉兩伯是也會而不見公者一成十六年于沙隨是也諸侯迎會公者二文十三年于沓于棐是也來會公者一定十四年

于比蒲是也公會外大夫者一襄二十六年于澶淵是也內大夫特會諸侯者四文元年于戚宣十四年于穀十五年于宋昭九年于陳是也特會吳者一哀六年于柤是也內大夫會諸侯者一襄八年于邢邱是也內大夫特會外大夫者五文十一年于承匡宣十五年于無婁成五年于穀襄十九年于柯昭三十一年于適歷是也會外大夫者八成十五

年于鍾離襄元年秋于戚冬于戚十四年于向于戚昭元年于虢十一年于厥慭二十五年于黄父是也鍾離及向皆殊會吳内外大夫會吳者一襄五年于善道是也王臣會諸侯者一莊十四年于鄄是也外諸侯相會者七莊十三年于北杏十五年于鄄僖三年于陽穀二十一年于盂文十七年于扈諸侯不序宣九年于扈昭四年于申是也特相會者二桓二年于鄧

定十四年于洮是也外諸侯大夫參相會者一定十年于安甫是也外諸侯會狄者一宣十一年于欑函是也外大夫相會者二襄三十年于澶淵昭二十七年于扈是也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注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　何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内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内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故略外也朝聘會盟例書時

左氏傳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

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桓公十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柔者何吾

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公羊作毆蛇　左氏傳平紀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

平也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高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

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必下壇者為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傳鄭服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公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

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 左氏傳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右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

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

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左氏傳謀鄭故也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氏傳謀王室也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王

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尋盟且修好禮也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咸歸于好　公羊傳桓

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美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　左氏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何注因宋征齊有隙為此盟也其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

二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穀梁傳莒無

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尋洮之盟也　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二十有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何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范注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

蕙田案左氏以宋方見圍公往會諸侯不與

宋會二傳則以公會諸侯而宋圍釋宋亦與會以左傳宋人如晉告急之文校之則宋圍葢未釋也左氏義長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

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文公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注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　穀梁傳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 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畧之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傳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注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

宣公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

盟于斷道　左氏傳討貳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成公二年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　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

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令之屈向之驕也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氏傳討曹成公也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

崔杼同盟于虛打　左氏傳謀救宋也

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陳請服也　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注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傳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氏傳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注二司天神　名山名川羣神羣祀注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注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二國之祖注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趙氏汸曰襄公會晉悼者三同盟者四悼公既得國即圍宋彭城再會于戚遂城虎牢皆使大夫主之雞澤之役始命諸侯同盟而以大夫別盟陳袁僑為大夫專盟之始戚之會戍陳而會吳人為諸侯盟吳之始會于鄬以救陳而陳侯逃歸盟于戲以服鄭而鄭有異志於是會吳子于柤伐鄭戍虎牢矣再駕而盟亳城北三駕而會蕭魚鄭始服從於是會吳伐秦復以大夫主之戚之會遂孫林父廢立之謀而衛人君臣之禍成于晉矣此悼公復伯之事其於文襄之業果何如乎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

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杜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

傳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齊成故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左氏傳同盟于重邱

齊成故也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盟于宋西門之外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公羊傳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

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趙氏汸曰襄公會晉平者四會而盟者二大夫盟者一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視雞澤益專同圍齊盟祝阿而齊靈卒乃得齊莊盟于澶淵商任沙隨勤諸侯以錮叛臣而齊始伐盟主矣再會夷儀伐齊不果重邱之盟適以成崔杼之亂而已蓋晉至平公益不競于楚於是趙武屈建盟于宋公子圍尋宋之盟于虢晉不復主夏盟而襄昭皆如楚矣

昭公十有一年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氏傳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

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謀納公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

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穀梁傳後而再盟公志於

後會也後志疑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蕙田案以上先書會後書盟

又案春秋書公特與諸侯會盟者五隱六年于艾桓十二年于武父莊十三年于柯二十三年于扈定十二年于黄是也會盟參以上者八桓十二年于曲池于穀邱十七年于黄僖二十一年于薄諸侯不序二十五年于洮二十

六年于向二十七年于宋諸侯不序昭二十六年于鄟陵是也與伯主會盟者二十二莊二十七年于幽僖五年于首止殊會王世子七年于甯毋八年于洮九年于葵邱十五年于牡邱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諸侯不序十四年于新城宣十七年于斷道成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三年于雞澤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

北十八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邱會盟異地定四年于臯鼬會盟異地是也與會而不與盟者一昭十三年于平邱也公會而大夫盟者一襄十六年于溴梁是也書會不稱公者一莊十六年于幽是也内不書公外稱人者二僖十九年于齊二十九年于翟泉是也公與大夫會盟者一成二年于蜀是也與戎會盟者一隱二年于唐會盟異地是也内大

夫特與諸侯會盟者一昭十一年于祲祥是也會而弗及盟者一文十六年于陽穀是也會盟參以上者三桓十一年于折文二年于垂隴成十八年于虛朾是也內大夫特與外臣會盟者二文八年于衡雍襄二十年于向是也與外臣會盟者一襄二十七年于宋是也與戎會盟者一文八年于暴是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傳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註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趙氏汸曰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宋衛一黨也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門之盟同若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則不書或有謂齊衛相命以伯者雖陳氏亦引齊僖小伯及黎之臣子責衛以方伯連率之事證成其說則失其實矣蓋所謂伯者為諸侯盟主也齊自胥命後不能一日主諸侯之政而況

於衛乎

蕙田案以上書胥命者一

右會盟

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疏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于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

曰遇此四時之名令者春秋不皆同之于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于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禮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時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賔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故遇于犬丘

注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有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三十有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傳齊侯為

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諸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趙氏汸曰以禮相見為會不行會禮為遇特相遇惟莊以前見之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故請與衛侯先相見于垂是故有明年鄭宋連兵之禍齊襄欲滅紀故與陳鄭遇垂紀侯是以大去其國齊為楚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是以緩于伐楚皆有關于天下之故者也隱與宋公聞衛亂而相遇齊桓圖伯亦兩與莊公遇者桓公欲身下諸侯以成伯業故以簡便濟其勤勞也

蕙田案以上内相遇者三外相遇者三

右遇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